



古詩



陳其仁

作家出版社

苦与甜

陈鹤
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乃翁/陈焦旺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2

(神州作家文丛)

ISBN 7-5063-3820-3

I. 告…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875 号

告乃翁

作者:陈焦旺

责任编辑:婕 秀

封面设计:婧 孜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500 千字

印张:18.75

印数:1-1000 册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820-3

定价:5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55
第二章	70
第三章	96
第四章.....	121
第五章.....	137
第六章.....	158
第七章.....	182
第八章.....	206
第九章.....	235
第十章.....	242
第十一章.....	251
第十二章.....	259
第十三章.....	279
第十四章.....	290
第十五章.....	306
第十六章.....	324
第十七章.....	355

第十八章.....	372
第十九章.....	388
第二十章.....	394
第二十一章.....	411
第二十二章.....	432
第二十三章.....	452
第二十四章.....	470
第二十五章.....	484
第二十六章.....	499
第二十七章.....	515
第二十八章.....	536
第二十九章.....	554
第三十章.....	593
第三十一章.....	618
第三十二章.....	623

楔子

—

金屋藏娇的邱司令，终究经不住“一枝花”美貌的诱惑，他神魂颠倒，正在焦急地期盼着寻“花”的消息。

“报告！”门外传来贴身侍卫的报告声。

邱司令马上来了精神：“进来！”他以为找到了“一枝花”的下落，忙站起来等待着侍卫的回答。

侍卫手持电报：“报告司令，蒋委员长密电！”

邱司令大感失望。妈的老秃头，来电也不看时候！他烦躁地一挥手：“知道了！”遂摆摆手示意侍卫退下。侍卫将电报轻轻放到司令的办公桌上，迅速退了出去。

肩负着守城大任的邱大胡子，对前线的战局极为不满，共产党节节胜利，而国军却连连败退，这样下去，中华民国还有何希望！此时的邱司令并未感到手握军权的威风和幸福。他脱下“黄皮”，换上便装，带上贴身警卫（他让警卫员也换上便装）扮作一对进城的老百姓，在城内的大街小巷瞎游闲逛散心解闷。

街巷上饿殍遍地，乞丐成群，一片凄凉景象。突然，十字街的拐脚处传来一声清脆的豫剧二八板唱腔：“花木兰羞答答……”司令挤过去一瞧，不仅惊得目瞪口呆。只见这卖唱女子十八九妙龄，明显缺乏营养的脸上透着清秀的娇美，窈窕的身姿如杨柳扶风，轻盈而又婀娜。“这是哪里的卖唱女子？”他不禁脱口问身边的一位老人。

“这你还不认识？”老人反问道，不等司令回答，他接着答道，

“这就是闻名全城的一枝花!”

这就是一枝花?“啧啧!”邱司令禁不住咋舌称奇。他早就听说过一枝花是位绝美佳人,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他盘算着怎样才能把一枝花攫为己有,让她在他的手心里娇花独放。

经过精心的策划,第二天邱司令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四处打听一枝花的下落,结果是两天的寻找,连一个花瓣也未见着。

“你们都是干啥吃的,十几个人找不到一个人,真他妈的饭桶!”邱司令气急败坏地训斥着败兴而归的密探们,“我前天下午亲眼在十字街见到的她,难道她一晚上就会插翅飞了不成?”正在此时,侍卫员前来报告,说本市有名的大财主人称地头蛇的刘仁善前来求见。

刘仁善进门来,见邱司令面墙而立,没敢吭声,只是规规矩矩地站在司令的背后。邱司令转头轻蔑地瞟了一眼刘仁善:“找我何事,是不是程千里又去骚扰你了,是请我出兵帮忙的吧!”

“司令,我是来向你报喜的,你找的一枝花,已被我抓到了!”

“她在哪里?”邱司令眼睛一亮。

“就在舍下……”

程千里和刘仁善有杀父霸母之仇。

程千里原名程牛娃。打他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整天在刘仁善家干活。母亲长得秀美万芳。早就对母亲垂涎三尺的刘仁善,趁父亲去地里干活之机,悄悄溜进程家,企图对母亲大施淫威,母亲是个良家烈女,她操起炕上的剪刀,一咬牙将刘仁善的小拇指剪去了三分之一,刘仁善捂着血淋淋的手指夺门而逃,母亲捡起还在地上舞动的半截拇指向刘仁善扔去:“带上你的零件,别让狗吃了!”刘仁善躲避不急,半截红艳艳的肉疙瘩毫不客气地钻进了刘仁善的脖领里。

刘仁善碰了个硬钉子。方圆百十里,凡刘仁善看上的女子哪

个敢如此放肆！今天竟被登封小山沟里嫁来的女子戏耍了一通！刘仁善痛定思痛，觉得大失地头蛇的威风。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面子捞回来，他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烈女弄到手。

“娃他爹，我捅了刘仁善的麻蜂窝，你不能再给他家干活了，他早晚要报复的。”母亲劝父亲辞了刘家的活。

“不干咋弄，现在辞了，一年就算白给他干了，等过俩月，算了工钱再辞吧。”父亲无可奈何，他长叹一口气，背起镢头，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门外走去。

“他爹，”母亲望望灰濛濛的苍天，“天阴得很重，你带上蓑衣吧！”

“不用了。”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草屋下的妻子和儿子，向田野里走去。

这是父亲向妻子和儿子的诀别。那天，天已经黑得很久了，还不见父亲归来，母亲到地里去找父亲，父亲的尸体已经冰凉，尸体上青一块紫一块，显然是被人打死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气恨交加，病卧在床，一病不起。临死前，她把牛娃叫到跟前，嘱咐道：“孩子，刘仁善是害死你爹娘的仇人，我死后，你到登封少林寺找你的舅舅，跟上他学一身武艺，长大了替爹娘报仇……”

一张烂席卷了母亲的尸体，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十二岁的程牛娃草草掩埋了母亲。

刘仁善本想害死牛娃的父亲，逼他母亲就范，谁知他母亲一病不起，使刘仁善的美梦成了泡影。刘仁善声称，程家欠他家的债还未还清，要程牛娃到他家干活抵债。

牛娃没有吭气，他知道自己身单力薄还不是刘仁善的对手。他牢记着母亲的临终嘱托，母亲嘱托时深切期待的目光使他紧握的小拳头又松开了。他随刘仁善来到刘家，他顺从地按照刘仁善的安排，第二天，就赶着刘家的牛群到山上放牛去了。一到山上，

他丢下牛群，沿着母亲指出的道路，一去十几年没有回还。

邱司令听说找到了一枝花，惊喜的忙问：“她在哪里？”

“就在舍下……”

“为何不将她一起带来？”

“她已经被蒙面武士抢走了！”

“是不是程千里一帮混蛋干的？”

“不知道。”刘仁善觉得这样回答不妥，又马上改口说，“我想可能是他所为！”

刘仁善的家宅最近接二连三地遭受蒙面武士的袭击，惊得刘仁善草木皆兵，晚上不敢在家里睡觉。邱司令派兵在刘家埋伏了几个晚上，一切又都平安无事。邱司令撤了埋伏，大骂刘仁善说：“你他妈大草包，是不是听说程千里回来了，你神经过敏，晚上在梦中见的蒙面人吧！”

程牛娃的确回来了。

如今的程牛娃已是位武艺高强的彪形大汉了。十几年来，他走南闯北结识了许多武林豪杰，练就了一身过硬武功。在全国的“国术”比赛中他夺得过冠军，蒋介石曾亲自为他发过奖。民间传说他能日行千里，会飞檐走壁，因此，人送外号“程千里”。程牛娃很欣赏这个外号，于是外号就成了他的大号。

程千里的舅舅已经过世，留下了一位年愈六旬的舅妈。程千里带着舅母和妻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他在父母的坟上烧了冥纸，上了香，母亲临终前那期待的目光至今还在他的眼前闪动。

慕名前来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不几日，程千里便收徒五十余人。他在市郊租房习武，一时间地痞流氓的劣迹便收敛了不少。

这一日，一武徒从街上回来，向程千里禀报，说刘仁善将卖艺女郎一枝花劫持到了刘宅。程千里一听，气冲脑门，他豁地站起

来，一拍桌子：“刘仁善你这个老杂毛，我今天非骗了你不可！”

这天晚上，程千里带领几个武徒来到刘宅，他让他们在门前守着，掏出蒙面黑布罩在脸上，纵身一跳便上了墙头，接着，又轻盈地跳进院内，象蜻蜓点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后院的房子里亮着灯，里边传来女人悲哀的求饶声。程千里飞起一脚踢穿了窗子，刘仁善赤条条正在纠缠一枝花，还未回过神来，蒙面人已站到了他的面前。刘仁善翻身滚下床，一枝花惊叫一声蜷缩到床头。“姑娘，你别怕，我是来救你的。”说着，程千里跳下床，床下有一个黑洞，刘仁善从洞中逃跑了。因不熟悉地形，程千里未敢冒然入洞，他没敢久留，带着一枝花，逾墙而去。

第二天，程千里带领众武徒正在练习“梅花桩”，突然有人来报，说门外来了两个带枪的士兵，要面见程千里。

程千里思忖，这一定与夜袭刘宅有关，刘仁善这个老杂毛一准又去找了邱大麻子……“那就请他们进来！”

二位士兵来到练武场，见一个个武士气宇轩昂地站成一片，一双双眼睛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各位武兄请包涵，我们是奉命来见程教头的。”

“见他何事？”程千里冷冷地问道。

“我们是奉邱司令的命令，送请贴来的。”

程千里接过请柬，只见上面写道：“获悉程武士远途归来，府上特设便宴洗尘，望赏脸光临。”程千里合上请柬，轻蔑地笑道：“这样高抬我，该不是鸿门宴吧！”

“程大人，请你一定光临，否则司令又该骂我们饭桶，我们又要受罪了！”一兵士哀求道。

“回去告诉邱司令，程某人是讲义气的，一定按时赴宴。”

程千里从未见过邱大麻子，邱麻子也从未见过程武士。那天，程千里来到城防司令部，邱大麻子被他轩昂的武士气质震住了，忙

双手抱拳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邱司令军务繁忙，不知何事如此看得起我民间区区一武士，真让我受宠若惊！有何指教，请尽管直说。”程千里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好，痛快，痛快！程武士武艺高强，本司令想请你到本部任武术教官，不知可肯屈就此职？”

“在下乃一民间武徒，只知道发扬中华武功，除恶扬善，从未想过从军捞得一官半职，请饶恕不从之罪。”

“光大中华武术，除恶扬善，乃我们的共同心愿，屈就本部不同样可以为你的目标奋斗吗！”

“除恶扬善既然是我们的共同心愿，那么请问司令，本市有个荒淫无度，欺压民女的刘仁善，你可曾听说过？”

“本司令时有所闻。”

“就在前天晚上，他劫持卖艺女郎，在他的家宅百般凌辱，你可知此事？”

刘仁善只说是要想方设法找到一枝花，把她献给本司令，不想他深宅藏娇想吃第一口鲜桃，真他妈不是东西！邱大麻子想到此，未露声色，继续问道：“这事你咋知道？”

程千里大义凛然，道：“是我及时赶到，救出了一枝花！”

不出所料，黑色蒙面人正是程千里，真是不打自招！邱司令想的是一枝花，他又追问道：“这么说一枝花现在你的府上了？”

程千里见邱司令避开刘仁善不谈，只问一枝花的下落，他忽然意识到邱大麻子今日设宴的目的一定是为一枝花而来。他又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将一杯酒倒进嘴里：“卑宅怎能藏得住这样的美人呢？我将她放了！”

“程武士真是慷慨仗义，但不知一枝花逃往哪里去了。”

“本武士只管救人，既不图回报，更不干涉别人的行动，一枝花现在何处，我无可奉告！”

邱司令深感失望：“程武士真不亏为当代侠客，佩服、佩服！”

“谢邱司令的美宴，如无别的事，程某告辞了。”

邱司令正欲喊人送客，只听嗖得一声，程千里已站在了墙头上，他抱拳向邱大麻子告别，遂即轻盈地落在大门外的马路上，大步向来路走去。

邱司令站在院内的台阶上，目睹程千里这潇洒的一跳一落，惊得目瞪口呆，不觉已一身冷汗。

程千里知道，邱司令请他赴宴，不会有什么好事。临行前他把一枝花叫到跟前：“茉莉妹子，”一枝花名叫白茉莉，“你赶快走人，邱大麻子请我，凶多吉少，刘仁善早已买通了他，等邱大麻子把队伍开来了，到那时我可再也无力救你了，你快点躲出去吧！”

听说让她走，白茉莉早已哭成了泪人儿，“我父母双亡，上无哥姐，下无弟妹，孤身一人随师傅沿街卖唱乞讨，苦度时光。师傅、师妹几次上门求饶要人，被刘仁善打得皮开肉绽，令他们以后不得再来本市卖唱，声言再见到他们就一起抓起来送官府问罪。师傅、师妹在院里跪着向刘仁善苦苦哀求，让他放了我，刘仁善令他的狗腿子用鞭子抽打他们，我实在不忍再看师傅受苦，举起凳子砸碎了窗玻璃，对刘仁善这条恶狼吼道，你们别打他们了，我不走，你们放了他们吧！刘仁善这才下令住手，让狗腿子们把师傅他们赶出了大门……”白茉莉抹一把满脸的泪水，又说道：“师傅已经走五六天了，你让我去哪找他们呢？你让我一个弱女子走，出去还不是逃不出刘仁善的手心吗？”说着，她扑通跪在程千里的面前。

“茉莉妹子，有我在就不许刘仁善再动你一指头！”程千里让妻子扶起白茉莉，“只是我把你从刘仁善家救出来，又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别人会怎么看，不行，你一定得赶快逃走。”

“程大哥，我不小了，什么都能干，我不会让你白养活的！”

“好妹子，你想到哪去了，大哥是说，”程妻扶她在椅子上坐下

来说，“大哥是说，你这么个大闺女，待在他的身边，别人会说闲话的。”

白茉莉急了，他未加思索脱口说道：“大哥若是不嫌弃小妹，你就娶了我吧！”这时的白茉莉也顾不上害羞了，说完，两眼哀求似的瞅着程千里，等待着他的回答。

程千里鼻子酸了一下，眼睛马上湿润了：“好妹子，别说傻话了，我已是有妻室的人了！”

白茉莉这才意识到她的话说得太唐突，她拉起程妻的手说：“嫂子，请你别见怪，我这是急昏了头，说的昏话！”

经受过生活磨难的程妻，非常理解白茉莉此刻的心情。大家都沉默着，谁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突然程妻长叹一口气说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大家的目光一齐集中到程妻的脸上，她接着说道：“你就娶了她吧！这样看谁还敢再打她的主意。”

程千里急了，“这怎么能行呢！你……”

半晌没有吭声的舅母在里屋这时发话了：“你就娶了茉莉姑娘，小爱是大房（程妻名叫小爱）茉莉是二房，这种事不是多的是吗？”

白茉莉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叭嗒叭嗒的往下掉。多好的一家人啊！为了自己她们可以承担一切。她抱住小爱，“好姐姐，你让我怎么报答你的这份好心……”说时已泣不成声。

为防万一，程千里让两个武徒护送白茉莉到登封少林寺的亲戚家先暂避一时，待以后择机再举行婚礼。

不出所料，程千里归来没有一顿饭的功夫，邱大麻子的部队就把程宅围了个水泄不通。

程千里大摇大摆迎出大门外，“你们是邱司令派来的吧！我

刚从邱司令处赴宴归来，酒肉还未消化完。”程千里打了个饱咯，说，“你们不等我下请贴就找上门来了，欢迎、欢迎！”

众武徒跃跃欲试，要上前和这群“黄皮”们比个高低，程千里一摆手制止了大家。又说道：“既然是朋友都请到屋里来吧！都站在外边干什么！”

“少啰嗦，你快把一枝花交出来！”一个连长模样的军官拍了拍手枪套说道。

“邱司令怎么那样健忘，在他招待我的酒宴上，我已经清楚告诉过他，一枝花走了，到哪去了我不知道！诸位若要不信，那就请进去找吧！”

那连长模样的军官，鼻子哼了一声，拔出手枪径直向院子里走去，接着一群士兵尾随其后进了院内。

半天的翻箱倒柜折腾，黄皮们一无所获，他们败兴地走出院子，程千里还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站着：“怎么样，程某人没有说谎吧！回去给你们邱司令捎个信，再这样不相信朋友，我程某人可就有意见了！”程千里说完瞪了那连长一眼，转身进院，咣得关了大门。

程千里重归故里，本想找刘仁善一刀了结了父辈的怨仇，只可恨刘仁善投靠了邱大麻子，使程武士几次入宅都未能得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让刘仁善这个老淫棍多活几日吧，程武士早晚要用你的脑袋祭奠父母。为使白茉莉不再遇上麻烦，程千里带众武徒，将习武场迁到了远离本市的石川县的县城内。

石川县城是一个山城，四面环山，一条小河穿城而过，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环境幽雅，是习武养性的好地方。

程千里和一枝花在山城里结了婚。婚后的一枝花出落的更加丰满迷人。一家四口互敬互爱，家庭生活和谐美满。白茉莉聪慧好学，和程千里起早贪黑的习武，竟也练出了一身的好武艺。她身

材苗条，动作潇洒，练出的拳和剑如行云流水韵味十足。习武间隙，白茉莉不时来一段豫剧清唱，调节武士们的情绪，放松他们绷紧的神经，使大家习武的劲头更足了，武功提高的也更快了。她成了受人尊敬的师娘。

山城的夏日，并无赤日似火的炎热。由无数条细小的山泉汇成的穿城河，淙淙地流着，清凉而又甘甜。山风不时轻抚着你的肌肤，凉爽宜人，似春光恋恋不舍地缠绕着你，迟迟不愿离去。天刚麻麻亮，程教头就带领他的武徒们，开始了每天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操练。这块已拥有百余名武士的习武阵地，已成为威振八方的武功竞技场。

“基本功操练到此结束。”程教头站在操场一边的土台上，对他的武徒们下达着训练的命令：“下面各自把自己主项的高难动作演练十遍。”话音刚落，武徒们操起各自的器械，霎时间刀光剑影，呼呼生风，如雷声滚滚，似怒涛翻涌。程教头两手插腰，望着眼前黑压压一片认真习武的武徒们，心情非常激动。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洋仔们，自称武艺高强，把中国说成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他们是没有领教过中华武功的厉害，来吧，我们中国的武士们一准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各种器械的铿锵声渐渐平息下来，武场上一时间风平浪静，武徒们甩着满头的汗水向自己的教头涌来。“请白师娘来段豫剧怎么样？”

不知是哪位武士一声高叫，众武士齐声和道：“好！”正在练太极剑的白茉莉，听到叫好声，缓缓收起剑，笑盈盈地向大家走来。程千里跳下土台，让白茉莉站上去为大家演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优美的豫剧唱腔，披着金色的朝霞在山城的上空袅袅回荡。

突然，一个农民装束的人拨开人群，走到程千里面前：“你是程千里？”程千里点了点头，来人把程千里拉出人群，在小河边的

柳树下，那人停住脚步说：“……白茉莉在这里的消息不知怎的被刘仁善和邱大麻子知道了，据我们侦察到的可靠情报，邱大麻子在近日子里要偷袭你们的竞技场……”

程千里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莫名其妙，“请问你是谁人？”

来人压低声音：“不瞒你说，我是共产党北山游击队的联络员。”

程千里不禁肃然起敬。面前这个身着对襟小褂，裤子上擦着烂补丁，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小个子农民，就是除恶扬善，与刘仁善、邱大麻子为敌的共产党游击队？他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肃然起敬的眼神，换成了疑惑的目光。

来人觉察到程千里那不信任的目光，接着说道：“游击队早已掌握了你们的情况，首长指示，你们宏扬中华武术，是振国威壮民心的大好事，要我们暗中保护你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惊动你们。得到邱大麻子将要偷袭练武场的情报后，首长才迫不得已让我出面把情况告诉你。”

程千里被来人的话感动着，他紧握来人的手说：“谢谢你们！那首长的意思是……”

“游击队首长为此专门开会作了研究，让我转告你们，不能和邱大麻子硬来，你们虽身藏绝技，但抵不住他们有枪，首长指示，邱大麻子是冲着白茉莉来的，让你带着白茉莉和一部分武士化妆成农民陆续分散到山后刘家庄，留少量武士继续在此操练，以迷惑敌人。明天晚饭后全部撤出，撤出前将房里的灯全点上，给敌人留一个‘空城’，游击队员化妆成农民提前埋伏在附近各村，等邱大麻子进了‘空城’，游击队包围竞技场，将敌人一网打尽。”来人说到这里，亲切地拍了拍程千里的的手，用征询的语气问道：“程千里同志，你对首长的布置有何意见？”

程千里这个武艺高强的勇夫，此时眼睛潮潮的，共产党为我们

考虑的如此周密，自己还有啥可说的：“事已至此，就按首长的指示办吧！”程千里用力握了握来人的手，表示深深的谢意。来人只觉得象电流击打了胳膊，立时酸困难耐，他痛苦地咧咧嘴没有吭声。

邱司令亲率一营“黄皮”，天黑前埋伏在竞武场对面的小树林里，夜幕降临，竞技场上一片寂静。宿舍里灯火通明。想入非非的邱大麻子自以为胜利在握，高兴得一拍巴掌，一枝花呀一枝花，这一次怕你插翅也难逃出我的手心。遂命令部队包围了竞武场。半天不见一点动静，一连长对着宿舍喊话道：“程教头，讲义气的你就把一枝花交出来，免得邱司令动气伤了和气……”喊了半天还是不见动静。邱司令命令一连长带上五个士兵迂回到宿舍前，正欲破门而入，此时，程舅母端着灯颤微微来到院里：“谁在吆喝，这里没有别的人了，只有我一个老婆子，你们走吧！”

却说游击队见“黄皮”们已经进了他们的埋伏圈，正欲开枪射击，忽见程舅母出现在院子里，为防止伤了她老人家，游击队长急令任何人不得开枪。

下午撤退时，程妻小爱按照程千里的布置动员舅母撤走。可固执的老人就是不走：“我一个老婆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小爱急了，给老人跪下了，老人根本不理睬她：“你们走吧！这么多家产房屋没个人照看着，叫他们来破坏了？”小爱叫两个年轻的徒弟把老人强行背走，老人半路上又折了回来……

邱大麻子知道上了“空城计”的当，恼羞成怒，让人把程舅母捆住带走了，并命令士兵放火把房子烧了。

突然，冲锋号声响起，游击队员们冲进竞技场和“黄皮”们展开了肉搏战。突如其来的情况使黄皮们措手不及，在游击队员们们的喊杀声中，黄皮们尸横竞技场，损失惨重。狡猾的邱大麻子，听到号声就知中了游击队的圈套，匆匆跳上车，带上程舅母，自顾逃